

老八路墓碑的烫金人找到了！他的名字叫张义，与老八路素不相识——

做这一切，只因崇敬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4月8日，青县退休干部张建华携家人到青县金牛镇娘娘河畔为父母扫墓时，巧遇当地村民张义。攀谈后得知，他就是全家寻找了两年的给父母墓碑烫金的好心人。

“你这个举动太感人了，我们全家都感谢你呀……”张建华一把拉住张义的手，说着说着眼圈红了。



八路军干部张杰之子张建华（左）与父母墓碑烫金人张义（右）意外相逢。

在青县，提起张杰，几乎无人不知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冀中参加革命，在青县开辟两任革命根据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两任青县县委书记，2000年去世，为青县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其感人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。

张杰原名马庚申，抗战时期改名为张汉杰，意思是此生只做中华民族好男儿，坚决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。1944年，受党组织派遣，他到青县工作，将名字改为张杰。直到第三代，才改回马姓。

张杰和妻子李铭都是八路军，也都是衡水饶阳人。生前，张杰不愿让一次地说：“不能生在青县，但愿长眠这里。百年后把我的骨灰埋葬在青县，我要和青县人民永远在一起。”

2021年清明节时，张建华带领家人扫墓时发现，有人为父母的墓碑烫了金。烫金人勾描得非常认真，一笔一画都在凹槽内，一点也没有滴到外边。可以看出，着实下了一番功夫，没有一两个小时是绝对完成不了的。父母在青县没有其他人亲戚，谁会烫金？张建华想到有可能是附近几个村的老支书。电话打过去，大家都说没有做，也不知是何人所为。

张建华百感交集，给本报打来电话，倾诉此事，希望借助报纸，能找到为父母墓碑烫金的人。

二

2021年，就在张建华携家人来为

父母扫墓的前几天，金牛镇肖庄子村村民张义，拿着毛笔、刷子、金粉和发电机，来到张杰与李铭的墓地，怀着崇敬的心情，打磨干净墓碑后，一笔一画为碑文烫金。

张义是一名普通的农民，种地之外，以出租叉车为生，他有刻石碑的手艺，清明前后，也会刻墓碑。2021年清明节前的一天，张义路过这里，无意中看到张杰、李铭的墓碑字迹苍劲，就停下来驻足观看。看完碑前的字迹，绕到碑后，只见石碑上刻着“赤胆报国一身正气垂千古，忠心为民两袖清风荡乾坤”几个大字，他想，这里长眠的肯定是个大人物，会是谁呢？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自己去老支书家串门，看到他家桌子上放着一张挺大的黑白照片，老支书不止一次指着照片告诉他们：“这是咱们青县的好书记张杰，他为青县老百姓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……”

从此，照片上那个穿着中山装、宽阔脸型的张书记，便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。后来，他又听父亲多次说起张书记：在运河上修建排灌两用闸，开挖配套大渠，在下游修建了许多节

制闸，使运东40万亩农田受益，结束了运东老百姓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史；利用水资源丰富的条件，推广水稻种植，运东农民种出了比“小站稻”还好的水稻品种，曾经的盐碱地，变成了“幸福村”……

张义绕到墓碑前面，只见墓碑上写的名字是“张傑”。张傑，是否就是青县老书记张杰？张义也迷糊了。他发现，立碑人是张建华等五人。于是，他去附近村里打听，是否有叫张建华的，哥儿五个，去世的老人叫张傑？大家都一一摇头。

他用手机一搜索，发现“傑”是“杰”的异体字。而且发现，张杰的儿子就叫张建华，是青县退休干部，写一笔好书法。“这么看来，这里长眠的就是青县人民心目中的老书记！”

张义越想越激动，拿起毛笔、刷子、金粉和发电机，奔向了老八路的墓碑。

三

这件事做过后，张义没有多想，也没和别人说过。今年清明节前，因为要刻石碑，他上网搜合适的词语

时，一下子看见了《沧州日报》2021年的报道《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金？》。

他越看越感动：自己只是做了件举手之劳的事，却被老书记的家人一直惦记着。同时，他也很纠结：要不要告诉老书记的家人，自己就是那个烫金人？

他把这一切和邻村的孙伯伯说了。孙伯伯一句话点醒了他：“上了年纪的人有心愿满足不了，他有紧迫感呀！”

他决定，顺其自然，如果遇上，就坦言一切。

4月8日上午，他干完活儿从娘娘河大堤上回来，路过墓地时，正巧看见张杰墓前有人在祭扫。他犹豫着把车开过去，不久又开了回来。

“我们找了你两年了，可算找到了！”听完张义的话，张建华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泪珠在眼圈里直打转。

张建华深情回忆了父母的革命历程。他说，出生前后，他跟随母亲三次历险，每一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其中一次，发生在1946年秋的一个傍晚，他尚在襁褓中，母亲抱着他从运东开辟根据地赶回西。没多久，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。不久传来噩耗，同行的同志遭遇伏击壮烈牺牲。此前不久，五区区委书记马祥也刚刚牺牲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任五区区委书记的。他带领人民开展了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高房堡垒战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，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两次担任青县县委书记，他日夜忙碌，家务事管得很少。面对瞎指挥和浮夸风，张杰敢于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，一心造福青县百姓。当时全县300多个村庄，他几乎都去过，给老乡们办了很多好事、实事，和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感情。

张建华说：“张义烫的是碑文，铭记的则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和信念。”

后续报道

在泊头，有支“快乐女神”舞蹈团，他们以“帮助别人、快乐自己，你健康、我快乐”为宗旨，两年多来，从两三人发展到100多人，团员年龄从20岁到70岁。她们义务教舞，扶贫救困，捐款捐物，热心公益，在奉献中快乐前行——

“快乐女神”：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

本报记者 寇洪莹



王秀梅（左二）辅导学员。

边学边教，团员越来越多

团长王秀梅是一名自由创业者，今年54岁，身材苗条，气质很好，是大家眼中的“女神”。而实际上，由于长年劳累，她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，这两年通过形体训练，才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
“我这是半路出家，之前从没接触过形体舞蹈。”2020年6月，王秀梅偶然接触到形体舞蹈。跟随着老师的指导，不正确的姿态得到了纠正，整个人都舒展开了，于是决定进一步深造。

练习了5个多月后，王秀梅萌生了义务授课的想法。能不能让更多热爱健康、热爱美丽的姐妹们加入进来，一起练习？于是，她自掏腰包配备了音响、声卡、支架等设备，起初就在店里教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王秀梅的学员越来越多，但感觉所学的动作还是不能给大家解惑。于是，她又购买了课程，一边认真学习，一边传授大家。

义务教舞，不计个人损失

随着队伍不断壮大，王秀梅的小店已经装不下了。她和团队的热心大姐赵玉清跑了好几处场地，租下了新教室。

“来，咱们练练站姿、肩颈……”每天早晨六点，或者傍晚六点半，王秀梅悦耳的声音会准时响起。不论刮风下雨，即使只有一个姐妹练习，她都会陪着。遇到不好的天气，有的姐妹路程远或出门不方便，王秀梅还会开车接送。为了做好这项事业，她牺牲了太多个人休息时间，哪怕住院期间，白天输液，晚上还要去教大家。

教室内，30多名热爱形体的姐妹们正练得热火朝天。在这些人中经常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，时而在前方领跳，时而穿梭



近日，泊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，走进泊头市第二中学。泊头市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国荣，受邀为广大师生和文化爱好者上了一堂精彩的《汉字的魅力》主题讲座。此次活动由泊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，目的是引导群众从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、增强精神力量、弘扬时代新风、传播文明理念，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。

王斌摄

纪晓岚曾就读运河边书馆

还娶了馆主女儿为妻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本报关于运河与教育的系列文章见报后，热心市民陈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，东光运河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书馆，纪晓岚年轻时曾两次来此读书，并被书馆主人相中，将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个书馆名为生云精舍书馆，在纪晓岚的生命中影响至深。

记者立即与对此有颇多研究的东光地方史学者刘连清取得了联系。刘连清介绍，生云精舍书馆位于东光县南街，距离运河大约2公里。这个书馆的主人就是清代乾隆年间东光的名门望族马永图。马永图的府第在南街路西，路东是马氏宗祠“绵泽堂”，宗祠内建有生云精舍书馆。这里就是少年乃至青年纪晓岚曾经的求学地之一。

纪晓岚11岁跟随父亲在北京读书，15岁入学北京的斯与堂，在京师名士董邦达门下学习。刘连清通过研读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东光《马氏家乘》等书籍发现，纪晓岚16岁时，来到东光，就读于生云精舍书馆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：自己16岁时，在生云精舍书馆读书。课余时间，曾和同学李云举、霍养仲讨论过世上有无鬼神的问题。

也许是少年纪晓岚已显露出出众的人品才学，在此执教的东光举人李义明做媒，成全了纪晓岚与书馆主人二女儿马月芳的婚姻。

“纪晓岚17岁结婚，当时马月芳20岁。古人相信‘女大三，抱金砖’，二人的姻缘由书馆而起，也算一段佳话。”刘连清说，纪晓岚婚后到南皮许庄许南金的书馆就学。后来，许南金去世，他又回到岳父家的生云精舍书馆，继续学习。

关于这段求学经历，纪晓岚本人也曾提及。

乾隆三十年4月，马永图二伯父马雍去世，那时已经42岁的纪晓岚来东光吊唁，住在岳父马永图家中。当时，马永图正在续修《马氏家乘》。而此时的纪晓岚已是翰林院庶吉士，马永图请女婿为《马氏家乘》作序。纪晓岚在序言中写到：“哟，马氏婿也，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家，得读其旧谱，详其世德……”乾隆甲子年即乾隆九年，当时的纪晓岚21岁。

这段读书经历，在纪晓岚的求学生涯中可谓重要。这里既有纪晓岚“一生得力于师”的老师李义明，又有李云举、李宪威、李早荣、霍养仲、霍从占等诸多东光同窗一起学习。后人用“学问日进”四个字来形容他这几年书馆读书的所得。这也为后来纪晓岚考中进士、成就“一代文宗”的声名奠定了基础。刘连清说，后来，纪晓岚将自己位于北京府第的房舍命名为生云精舍，可见，他无比珍视这段在东光读书的青春岁月。

刘连清介绍，生云精舍书馆后来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这里成为山西人开的当铺。东光解放后，这里一度成为东光县委大院，如今已是一片宿舍楼。只有两棵老槐树历经沧桑，枝叶茂盛，春风吹来，轻轻摇曳，似乎在诉说着一代文宗与运河书馆的前尘往事。

“学府花园”有个社区食堂，菜品价廉物美，邻里和谐互助，叫好又叫座——

家门口的幸福“食”光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

昨天上午，走进运河区学府花园里的社区食堂，四个人正在忙着切菜、拌馅儿、和面、蒸包子。食堂经理王新路说：“我们只有两名厨师，其他都是来帮忙的小区居民。一年多来，我们和居民们已亲如一家。只要一做差样饭菜，大家就来帮厨。”

王新路说的两名厨师，一是他自己，二是58岁的戚焕玲。两个人都在学府花园住，早上6点就赶到食堂，开始为大家烹制一日三餐。

“都是家常便饭。早餐油条、肉夹馍、素夹馍，午餐炒菜、包子、米饭。考虑到大家忙了一天，晚上到家家一起下厨，晚餐是预定饭，也是大家提前定的饭菜。”王新路说。

食堂里挂着菜品价目表：一根大油条1.5元、纯肉的内夹馍8元一个、素夹馍5元一个……价格很亲民；宫保鸡丁16元、鱼香肉丝16元、腰果虾仁24元……比饭店的小炒便宜近一半。

社区食堂开办于去年春天首轮疫情后。疫情时，人们无法出小区，油条、烧饼都成了奢侈品。小区业委会主任崔炳炳找到小区居民王新路商量，能不能办个社区食堂，为居民们解决吃的问题。王新路是河北源美鑫商贸有限公司的经理，公司涉及餐饮，他当时正在做预制菜（半成品菜）。听了崔炳炳的建议后，他答应下来，本轮疫情结束没多久，学府花园的社区食堂就开了张。

“大家都是邻居，食堂卖的也都是家常菜，一开始我们的原则就是放心、干净、微利，就像给家人做饭一样。”王新路说，他们从不用过多的调味料，食材也都是选的自己日常使用的放心食材。做餐



社区食堂深受居民欢迎。

饮，干净卫生是第一位的，对社区食堂来说，还要再加上一句，那就是微利。

说着说着，第一屉包子熟了。一位年轻时尚的女子来买包子。听说是记者，她说：“我每天接送孩子，原来天天忙着给孩子准备早餐、午餐，还要上班工作，都有点力不从心。有了这个食堂后，方便多了。早饭、午饭食堂就帮我解决了，只专心做一顿晚饭就可以了。”

送走第一位顾客，戚焕玲才蒸第二屉包子。她说：“每次蒸一屉，不多蒸，每个人都能买到新出笼的包子。”

居民们络绎不绝。记者发现了一个小细节：他们的凉菜是先称重、再用调料拌。这样的好处，不仅能保障菜品新鲜，还能比提前拌好的凉菜分量更足。

其中一位老教授问：“有荠菜馅儿的吧？上回吃的荠菜肉馅儿的包子可好吃了。”

戚焕玲说：“上回的荠菜是咱小区的大姨自己采的，老人说这两天再去采野菜，再给送食堂来，您老明后天就能吃上了。”

小区的居民还给食堂送菜？

戚焕玲说：“对呀，一位大姨喜欢采野菜，采了就给我们送来。还有一位大伯爱钓鱼，钓完自己吃不了，就送给食堂。我们和居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，赶上我们忙，一些居民还会来帮厨。”

小区业委会主任崔炳炳说，学府花园的食堂开办后，在去年10月底的疫情中发挥了大作用。他们不仅为社区居委会和小区物业的45名工作人员供应一日三餐，还变着花样地为小区居民调剂饭菜，有的还送餐上门。“那段时间，周围的社区都羡慕我们，说我们是最幸福的小区。”崔炳炳说。

去年10月31日，住建部、民政部联合发布通知，要在试点社区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，其中就有配建社区食堂的内容。小区里的居民们得知后高兴地说：“看看，咱们小区的社区食堂走在了全国前列！”

王新路说，目前沧州仅有学府花园和天成名著两个小区开办了社区食堂，在这方面，他们刚刚开始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